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n dark blue and black ink on a textured, light brown background. In the upper left, four stylized faces with closed eyes and simple features are arranged in a cluster. A large, dark, angular shape,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tree or a building, dominates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ver. At the bottom right, a stylized figure is visibl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dark shape.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modern.

魯森堡之一夜

鄭伯奇譯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8

一九〇六年二月十三日的時報上載道：

『死亡——我們剛纔曉得我們的同業外報記者詹姆士桑地魯司君的急死，昨禮拜日在麥地西街十四號自己家中死的。雖然是個英國名字，他却是法國人，以一八六五年生於南特，他名叫路易德拉考龍布。生長在美國，十年前他回了法國，從此後做北太平洋海拉爾報的一個有名的通信員，至死未嘗間斷。』

次日即二月十四日同報的雜報欄中印着這段記事：

『麥地西街的秘密——昨日本報曾記載過同業外報記者魯司君的急死。這死是很可疑的。現在大家都很疑拉丁區一個歸人名叫普朗西姓某B的至少有些關係。這婦人當嚴冬之際，穿着顏色光亮的衣服，因而可以認識並且很惹起了居停主人的注意。她住在犯罪的房子的後面——假若有犯罪——渥齊拉街。此事據說大約是這樣經過的：『魯司君起居很有規則，數日間忽然不見了，大家破門而入見，他已無氣息。這死僅在幾點鐘以前，與他不見的期間不相符合，而且使問題不易了解。大家想B某這婦人同

他過了夜，用麻醉劑睡倒了他，（那可憐的人兒便從此沒有醒來）或當他沒防備的時候，縊死了他，以後偷了東西，她很快地逃去了。匆忙中，奇怪的事！她忘記了她的長衣，她怕是用一個大斗篷裹身走了的。在孤身生活的魯司君的房中，有一件白色美麗的長衣，除此便無法可解釋了……」

又次日，第三次的記載。

「麥地西街的秘密——其初牽連在這事件中的婦人，半月以前，和多惱河邊選出的眾議員 P 某在芒東同居。他們倆從那兒給共同認識的朋友們寫過信。這消息毫未能使事件進行，反而……」

別的報紙，我有好奇心來調閱的，給我的朋友死的歷史上更添飾了許多更混帳的歷史。警察，因此得了好的口實，一點傳知也不給報紙新聞記者發揮，破規則的行爲差不多到了罪惡的程度，漸漸他們虛構的想像竭了，他們沈默起來了。

其實 B 某婦人牽入這事情中，全由於詹姆士桑地魯司君鄰家一個年青用人的多言，

他看見屋子裏一件白的絹婦人長衣。我要在這書的末尾，講明使這青年的想像動搖的事實。不久，警察對於事件不生趣味了，法庭一點真相也未得到，他們都不解誰在這「秘密」裏首，並且這秘密假使真是個秘密，也非政廳或法庭職能解的。

其後數日，時報也不管麥地西街了。半月之後，一個很愛多言的青年記者偕一個年長的紳士——他也帶了一本手記簿但是未發一言——來訪問我。他想質問我。我很高興答他說魯司君是卒倒而死的，至少是緊病死的；我是他的朋友，他已認我爲他的繼承者；犯罪之說是妄誕而秘密之聲也爲可笑。

「那里還有，」我說，「更規則的死法呢？」

那老紳士承認了，而年輕的記者尙咕囔道：

「但是……」

「在這平淡無奇而爲我却是可悲哀的歷史中」我回說道「有趣的怕是魯司君遭

下一本未公開的著作，他遺言叫我給他發表，這個一我不久就要……」

我在年輕記者身上投了一眼，想說服他：

「這是我讀過的一本最奇的書，並且，雖然作者和我很熟，這書爲我真是一個未前知的啓示……」

「真的嗎？」

「真的。讀者不知書內有什麼，等得耐不得呢。」

「啊！」

「你要讀了的時候，你要僅僅一見的時候，你將要信我的話啦。」

這個無罪過的廣告的確在時報和地方新報上登出了，後者是那位老紳供給材料的。我不過抽幾分娛樂的時間，便可以了事，再無別的。

看看這就是那本書，自然是沒有註釋的。爲應他遺言的要求，我沒有改他的文體，不過有不得已的地方把他修理點罷了，因爲路易德拉考龍布生長在英語國家，在他的文字中，有許多少年所受的教育之遺痕。我想他是數日之間，以一隻顫巍巍的手，放開筆寫

來的。

我在一篇結穴之中，撮記了我個人的發見。那沒有讀的必要，但是我信讀我的朋友那隱謎的記事而作難不解的人讀此可以生許多樂趣。

追記——第

頁的書是魯司君手製，而夾入在他所指定的地方的，若有什麼意義，

我卻沒有解透。這好像希臘奉敬珂麗(1)女神的徽章。但是POPE也可作少女乃至木偶人解。再呢有人知道這是那一種徽章嗎？



我是一定醉了，但我却是很清醒。醉於戀愛，醉於矜誇，醉於神明，我明明白白看見我不大了解的東西，並且這些東西我就要講說。冒險的事件在我眼前展開的十分明確；一個女神常常伴着我；我現在還在那聲光姿態之中恍惚着……她在那兒。我一掉轉頭便可以觀賞她，我一立起身子，便可以用手和唇去接觸她的身體……她在那兒。我是一個有特權的觀客，我把劇中的女王引回來了，有她可以證明這場劇是我實生活的一天。那天却是夜里，但是春光爛漫的一夜，而現在還在繼續着，是夜是晝，我不曉得……

女王在那兒。我應該往下寫。

我冒險的梗概，在明早的北太平洋海拉爾報上發表，英國的郵夫給我們拿來的美國報紙上不久便會要轉載；但這不能滿足我。我打電報，因為這是我的義務；我寫東西因為這是我的樂趣。再則據我的經驗，新聞多尚簡略，不重詳確，而我很喜迎詳確的。

我是怎樣地快活着往下寫！我覺得腦中，指尖上都有一種不可解的快速度……

狐鬼出沒的古城堡一般寂靜的教堂，被敬神上的紛爭，變成砲臺一樣；接了關於此事的最初報知，十年以來，我作通信員的那報紙，非常急地問我要詳細報告。我住在麥地西街，對於魯桑堡的花鳥，婦女，久在熱愛，我便向聖許爾皮司廣場走了去。太陽漸漸沈下去了，天氣却很暖。廣場被由學校回來的小孩子們占了去玩要；四周圍，沒坐客的大馬車在馳走；有一輛鐵道馬車，因缺少一匹馬，走得很困難，而別的一輛用力趕來，繞到他前面，揚長去了。巴黎長期的居留，使我成了和別人一樣地疎懶。無一事使我驚異，而事事都可以慰樂我。並且我生來是又懷疑又好奇的一個人。所以揚日向教堂看去的時候立刻刺戟起了我的注意；靠巴拉丁街的玻璃花窗好像被落日的餘暉照着在。然而太陽並沒有了照了，並且就使天氣晴朗，決沒有光線當這麼遲的時刻，能夠射到或反照到聖許爾皮司教堂的南側。我想怕是火災，但是天空并無絲毫烟痕。裏頭一定發生了什麼異常的事情。我急步向巴拉丁街的門邊走去。我前進着，目不轉睛地看那窗戶，我望見火光現在落下來順着禮拜堂轉動，好像有人拿了個光很強的火把順着正殿牆邊走着一樣。我進去

的時候，靠近合唱臺的窗發起光來，靠大門的窗呢，現在暗下來了。

推開了門，我問高壇後邊，聖母堂走去。那裏好像過祭祀一般的燈火輝煌，但是我毫未聽見歌唱和音樂，我未見一點聲息。我覺得我步調很急的走去，但是實際走得很緩，因為說起可恥，我自己覺得有點戰慄：在這沈默的大殿裏面，我的心臟，好像吊鐘一般搖動。一陣兒那堂上的光，照得我不得不閉了眼睛。及至再睜開眼的時候，成光已滅了，僅有幾枝燈光在完全的黑暗中放射着一種常常看的微茫之光。

一個人站立着，手放在聖母堂的欄干上。他什麼都像很平常。只有非常留心觀看聖母像一事可惹起人的注意。我想繼續走我的路，找一個牧師，或司聖器的，先問問我所掛念的那火光的現象，其次，可以為次日新聞材料的事情，這乃是我的責任；我想繼續走我的路，我想快點做完我的事，因為教堂為我不是一個有趣的滯留所，況且是夜裏；我想走開這兒，我想尋入談話，但是我覺得被地上鋪的石頭釘住了，我越抖得更利害了，到頭我禁不得張眼看那不相識的人。我看他的側面。短短地輕輕地捲着的頭髮我看像是褐色，與

他的鬚鬚一樣，那鬚鬚是滿留的，兩頰甚稀，長而有度。衣服很和我的相似；是一個正確而謙遜的紳士穿的衣服；他帶着灰色手套，手裏拿着一根細的手杖和一個圓頂帽子。我覺得我發了狂一樣，我不能了解這樣平常的光景，何以能使我生了留戀的興趣。那個不認識的人他看聖母像的那注意我更不能了解。是一個藝術底鑑賞家呢，他早應走過去了；是一個熱心的宗教家呢，他應該跪倒在地上。這個很平常而又很稀奇的人轉眼向我的時候，我失魂了，覺得簡直害了病似的。他的眼異常光亮，完全把我弄昏了。我低眉下眼，但并非沒有注意到那很蒼白的面孔是很溫和而又很聰明的。我好像在他優雅的容韻上，分明看出一種含好意的微笑，如同我在龍巴德(2)美人的畫像上看見過的一樣。那微笑同時使我恍惚，又覺藹然可親。眼睛依然伏着，我心裏說了：「也許我還有福再受他一回微笑罷，」但是我不敢看那不相識的人，而他呢，我猜他依然繼續看着我。我已經不發抖了，我覺得好像在一個可愛又可敬的婦人旁邊所感的那種幸福的惶惑一樣。我沒有期待什麼，但是好像要發生什麼事的。

我們倆差不多相距三步多遠。伸開膀子我們的手能夠相接觸。

「來！」他說了。

這個簡單的字足以把一切的不安打斷了。聲音是非常好聽。一種甜蜜的情緒浸透了。同時我變成和在一個很要好的老朋友面前一樣的自由和滿足。前一點鐘還不相識的這個人，倒好像什麼時候我都認識的。我看他的面很善，他的神氣，他的目光，他的聲音，他的智慧，乃至他的衣服，我都覺得很相熟。一種不可抗的力量使我回答了他，並且用這樣稱呼回答了他：

「我跟着你，朋友。」

所有的驚異都消失了；我雖然明明曉得事情稀奇，我的心裏，却毫不覺得。

我走近了他。他摀住了我的勝臂，但是我覺得這是很自然的。我們不是老朋友嗎？

我自從三四歲的時候，不是就認識了他嗎？是的，而且他的年紀雖然一定比我大，我在搖籃的時候，他便同我玩過。這些都清清楚楚放在我的腦中。我反覆着這麼想，從那時

候直到次日的日出，就是說，在我同他一塊兒消費了的時光中間，我沒有一刻生過怕。所經過的，我所聽見的，我所講過的，宇宙不常有的種種現象，爲我，都像完全很適當的。

我這麼着走近了他，並且他把他的臂膀攙入了我的膀子下面，我恭恭敬敬地，好像情郎一般的快活，把他的挾了過來的時候，長而可貴的談話開始了。

他

他們所稱爲我母親的就是這個！但是他們充滿了很好的意思！是不是，朋友，他們都是些好人？

我

很好的人。你想你母親不像這個嗎？

他

我有很多的母親，而這個像，自然像產生過我的一個婦人；使我忍俊不住的是他們對

於母性那幼稚的觀念，白的長衣，藍的頸卷。但是這教堂是全世界中一個最醜陋的，也是一個比較可笑的童騃氣少的地方。奉職的牧師們有些理智的幻想。他們也有小心而好辨的虔敬心。古代記載的靈蹟，爲他們，好像最古的時代已經証明過了。他們知道，暴風雨之夜，我在水上行走過⁽³⁾，但是若使他們看見他們教堂的花玻璃窗被光明滿遮住了，他們能够目信眼見的不錯嗎？你見了，你信了并且你來了，朋友。那光明是爲你一個人的。

我

啊朋友！

他

爲給人們講話，我須得一個人作中介，我選了你，我給了你個記號。你不必回答。我的權力不是強迫人們意志的。我能引誘，我不能命令。

我

我非常驚異，我有點怕，但是我走着好像向幸福，好像向戀愛的時候一樣。但是我走

近了你的時候，那光何以滅了呢？

他

因為你的好奇心已經變為願意了。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擋你。鐵已經跟着磁

石的道兒來了。你快活嗎？

我

好像我的生命在實現着，好像過去的日子不過是現在的一種預備一樣。

他

那麼你是快活了？但是你還要更要快活哩。有些東西，人們常常總似乎不曉得。你從我口裏聽了的時候，你同要時享受一種敢重述的勇氣。你以此要得永久的光榮，這榮光將與地球自身同樣悠遠，也許同你們的文明同樣長久。

我

不是別一種永久，真正的永久嗎？

我的主人，因為我現在覺得這位舊朋友，不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主人，我的主人帶一種溫和調笑的樣子看着我微笑，但是他却不答覆我的問題。

「走罷，」沈默了一會兒之後，他說了，「我們到魯森堡散步去。」

我

不是嗎？

這回，他真笑了。

我們把那暗沈沈的教堂轉了一個大圈子，從巴拉丁街走出去。我看他一點也沒有傾聖水，並且連我伸手向介殼的時候，我還咕囔說：

「無須的。」

完全入夜了。我們默默地到了賽芳道尼街。零星的行人從我們面前穿過，或走向我們前邊去，一點稀奇感動也沒有。但是有一個年青的婦人，緩緩走下來，熟視我的同伴，眼光，據我看，是熱烈的。若他是獨自一個，恐怕她更要大膽些。我心中起一個念頭，比那婦人的目光更加狂愚。

我說：「她熟視你好像舊相識的啦。」

他

「我要想他們認識的時候，世上的人都認識我。那個年輕的婦人不曉得我是誰。她想我是完全同別人的一個人，但是，若使我是獨自一個的時候，她要看得更劇烈，因為她想得些溫軟的話兒，她想得些接吻。但是若我爲她那無語的同情所動，她的運命將如何！我愛的婦人都把人生合理的意識全失掉了，我還沒有摸她們的手，撫她們的髮，她們的肉已竟樂得跳起來了。我若再支持，他們要像無花果一般在我的太陽之下融化了。甜